水滸傳（100回本)/第08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八十四回

水滸傳（100回本)
第八十五回　宋公明夜度益津關　吳學究智取文安縣
作者：元末明初　施耐庵著　元末明初　羅貫中著　明　李卓吾評

第八十六回

西江月山後遼兵侵境中原，宋帝興軍，水鄉取出衆天星奉詔去邪歸正，暗地時遷放火，更無石秀同行，等閑打破永平城，千載功勳可敬。

話説當下歐陽侍郎奏道：宋江這夥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漢。如今宋朝童子皇帝，被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四個賊臣弄權，嫉賢妒能，閉塞賢路，非親不進，非財不用，久後如何容的他門？論臣愚意，郎主可加官爵，重賜金帛，多賞輕裘肥馬。臣願爲使臣，説他來降俺大遼馬，來覷中原，如同反掌。臣不敢自專，乞郎主聖鑑不錯。大遼國主聽罷，便道：你也説的是，你就爲使臣，將帶一百八騎好馬，一百八疋好段子。俺的敕命一道，封宋江爲鎮國大將軍、總領遼兵大元帥，賜與金一提，銀一秤，權當信物，教把衆頭目的姓名都抄將來，盡數封他官爵。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軍出來，啓奏郎主道：宋江這一夥草賊，招安他做甚？放着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將軍，十一曜大將，有的是强兵猛將，怕不贏他？

若是這夥蠻子不退，阿奴婢親自引兵去勦殺這厮。國主道：你便是了的，好漢如插翅大虫，再添的這夥呵，你聽兀顏之言，再有誰敢多言？原來這兀顏光都統軍，正是遼國第一員上將，十八般武藝，無有不通，兵書戰策，　　皆熟閑，年方三十五六，堂堂一表，凛凛一軀，八尺有餘身材面白唇紅，鬚黄眼碧，威儀猛勇，力敵萬人，上陣時，仗條渾

鐵點鋼鎗，殺到濃處，不時掣出腰間鐵簡，使的錚錄有聲，端的是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且不説兀顏統軍諫奏。　　説那歐陽侍郎領了遼國敕旨，將了許多禮物馬疋，上了馬，逕投薊州來。宋江正在薊州作養軍士，聽的遼國有使命至，未審來意吉凶，遂取玄女之課，當下一卜，卜得個土上之兆，便與吳用商議道：卦中上上之兆，多是遼國來招安，我獨似意，如之，奈何？

吳用道：若是如此時，正可將計就計，接他招安，將此薊州與盧先鋒管了，　　取他霸州。若更得了他霸州，不愁他遼國不破。卽今取了他檀州，先去遼國一隻左手，此事容易，只是放些先難後易，令他不疑。有詩爲證：委質爲臣志不移，宋江忠義亦堪奇。遼人不識堅貞節，空把黃金事餽遺。

且説那歐陽侍郎已到城下，宋江傳令，教開城門，放他進來。歐陽侍郎入進城中，至州衙前下馬，直到廳上，叙禮罷，分賓主而坐。宋江便問：侍郎來意何幹？歐陽侍郎道：有件小事，上達鈞聽，乞屏左右。宋江遂將左右喝退，請進後堂深處説話。歐陽侍郎至後堂，欠身與宋江道：俺大遼國久聞將軍大名，爭耐山遙水遠，無由拜見威顏。又聞將軍在梁山大寨，替天行道，衆弟兄同心協力。今日宋朝奸臣們閉塞賢路，有金帛投于門下者，便得高官重用；無賄賂投於門下者，總有大功於國，空被沉埋，不得陞賞。如此奸黨弄權，讒佞僥倖，嫉賢妒能，賞罰不明，以致天下大亂。江南、兩浙、山東、河北，盜賊並起，草寇猖狂，良民受其塗炭不得。聊生，今將軍統十萬精兵，赤心歸順，止得先鋒之職，又無陞授品爵。

衆弟兄劬勞報國，俱各白身之士，遂命引兵直抵沙漠，受此勞苦，與國建功，朝廷又無恩賜。此皆奸臣之計，若將沿途擄掠，问俅、陽戟四個賊臣，當此官爵，恩命立至。若還不肯如此行事，將軍縱使赤心報國，建大亦勳，回到朝廷，反坐罪犯。歐某今奉大遼國主，特遣小官賫敕命一道，封將軍爲遼邦鎮國大將軍，憶領兵馬大元帥，贈金一提，銀一秤，彩段一百八疋，名馬一百八騎，便要抄錄一百八位頭領姓名赴國，照名欽授官爵，非來誘説將軍。此是國主久閒將軍盛德，特遣歐某前來，預請將軍招安。衆將同意歸降。宋江聽罷，便答道：侍郎言之極是。爭奈宋江出身微賤，鄆城小吏，犯罪在逃，權居梁山水泊，避難逃灾。宋天子三番降詔，赦罪招安，雖然官小職微，亦未曾立得功勳，以報朝廷赦罪之恩。

今大遼郎主賜我以後爵，贈之以重賞，然雖如此，未敢拜受。請侍郎且回。即今溽暑炎熱，權且令軍馬停歇，暫且借國王這兩座城子屯兵守待早晚秋凉，再作商議。歐陽侍郎

道：將軍不棄摧，且收下遼王金帛、彩段鞍馬，俺回去慢慢地再來説話，未爲晚矣。宋江道：侍郎不知，我等一伯八人，耳目最多，倘或走透消息，先惹其禍。歐陽侍郎道：兵權執掌，盡在將軍手内，誰敢不從？宋江道：侍郎不知就裏，我等弟兄中間，多有性直剛勇之士，等我調和端正，衆所同心，却慢慢地回話，亦未爲遲。有詩爲証：金帛重馱出薊州，薰風回首不勝羞。遼王若問歸降事，雲在青山月在樓。

於是令備酒肴相待，送歐陽侍郎出城，上馬去了。

宋江却請軍師吳用商議道：適來遼國侍郎這一席話如何？吳用聽了，長嘆一聲，低首不語，肚裏沉吟。宋江便問道：軍師何故嘆氣？吳用答道：我尋思起來，只是兄長以忠義爲主，小弟不敢多言。我想歐陽侍郎所説這一席話，端的是有理。且今宋朝天子，至聖至明，果被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四個奸臣專權，王上聽信，設使日後縱有功成，必無陞賞。我等三番招安兄長爲尊，止得個先鋒虚職。若論我小子愚意，從其大遼，豈不勝如梁山水寨？只是負了兄長忠義之心。宋江聽罷，便道：軍師差矣。若從大遼，此事切不可題。縱使宋朝負我，我忠心不負宋朝，久後縱無功賞，也得青史上留名。若背正順逆，天不容恕，吾輩當盡忠報國，死而後已。吳用道：若是兄長存忠義於心，只就这條計上，可以取他霸州。

目今盛暑炎天，且當暫停將養軍馬。宋江、吳用計議已定，且不與衆人説，同衆將屯駐薊州，待過暑熱。

次日，與公孫勝在中軍閑話。宋江問道：久聞先生師父羅真人，乃盛世之高士。前番因打高唐州，要破高廉邪法，特地使戴宗、李逵來尋足下，説尊師羅真人術法多有靈驗，敢煩賢弟來日引宋江去法座前焚香參拜，一洗塵俗，未知尊意若何？公孫勝便道：貧道亦欲歸望老母，參省本師，爲見兄長連日屯兵未定，不敢開言。今日正欲要稟仁兄，不想兄長要去，來日清晨，同往參禮本師，貧道就行省視親母。次日，宋江暫委軍師掌管軍馬，收拾了名香淨果、金珠彩段，將帶花榮、戴宗、吕方、郭盛、燕順、馬麟六個頭領。宋江與公孫勝共八騎馬，帶領五千步卒，取路投九宫縣二仙山來。宋江等在馬上離了薊州，來到山峰深處，但見青松滿徑，凉氣翛翛，炎暑全無，端的好座佳麗之山。

公孫勝在馬上答道：有名喚做呼魚鼻山。宋江看那山時，但見：四圍峨嵣，八面玲瓏，重重曉色映晴霞，瀝瀝琴聲飛瀑布。溪澗中漱玉飛瓊，石壁上堆藍疊翠。白雲洞口，紫藤高挂，綠蘿垂；碧玉峰前，丹桂懸崖青蔓梟。引子蒼猿獻果，呼群麋鹿銜花。千峰競

秀，夜深白鶴聽仙經，萬壑爭流。風暖幽禽相對語。地僻紅塵飛不到，山深車馬幾曾來。

當下公孫勝同宋江直至紫虛觀前，衆人下馬，整頓衣巾，小校托着信香禮物，逕到觀裏鵝軒前面。觀裏道衆見了公孫勝，俱各向前施禮，道：衆同來見。宋江亦施禮罷。公孫勝便問：吾師何在？道衆道：師父近日只在後面退居静坐，倦於迎送，少曾到觀。公孫勝聽了，便和宋公明逕投後山退居内來。轉進觀後，崎嶇徑路，曲折堦衢，行不到一里之間，但見荆　　爲籬，外面都是青松翠柏，籬内盡是瑶草琪花，中有三間雪洞。羅真人在内端坐誦經。童子知有客來，開門相接。公孫勝先進草菴鶴軒前，禮拜本師已畢，便稟道：弟子舊友山東宋公明受了招安，今奉敕命，封先鋒之職，統兵來破大遼，今到薊州，特地要來參禮我師，見在此間。羅真人見説，便教請進。宋江進得草菴，羅真人降堦迎接。

宋江再三懇請羅真人坐受拜禮。羅真人道：將軍做了國家大臣，腰金衣紫，受天子之命，貧道乃山野村夫，何敢當此？宋江堅意謙讓，要禮拜他。羅真人方才肯坐。宋江先取信香爐中焚爇，參禮了八拜，遂呼花榮等六個頭領，俱各禮拜已了。羅真人都教請坐，命童子烹茶獻果已罷，動問行藏。羅真人乃曰：將軍上應星魁天象，威鎮中原，外合列曜，一同替天行道，今則歸順宋朝，此清名千秋不朽矣。徒弟公孫勝，本從貧道山中出家，以絶塵俗，正當其理。奈緣是一會下星辰，不由他不來。今蒙將軍不棄，折節下問，出家人無可接見，幸勿督過。宋江道：江乃鄆城小吏，逃罪上山，感謝四方豪傑，望風而來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恩如骨肉，情若股肱。天垂景象，方知上應天星地曜，會合一處。

宋朝天子三番降詔，赦罪招安，衆等皆隨宋江歸順大義。今奉詔命，統領大兵，征進大遼，逕涉真人仙境，夙生有緣，得一瞻拜。萬望真人，願賜指迷，前程之事，不勝萬幸。羅真人道：將軍少坐，當具素齋。天色已晚，就此荒山草榻，椎宿一宵，來早回馬，未知尊意若何？宋江便道：宋江正欲我師指教，聽其點悟愚迷，安忍便去。隨即喚從人托過金珠彩段，上獻羅真人。羅真人乃曰：貧道僻居野叟，寄形宇内，縱使受此金珠，亦無用處。隨身自有布袍遮體，　　錦彩段，亦不曾穿。將軍統數萬之師，軍前賞賜，日費何止千萬？所賜之物，乞請納回，貧道决無用處。盤中果木，小道可留。宋江再拜，望請收納。羅真人堅執不受，當即供獻素齋。齋罷，又喫了茶。羅真人令公孫勝回家省視老母，明早　　來隨將軍回城。

當晚留宋江菴中閑話。宋江把心腹之事，備細告知羅真人，愿求指迷。羅真人道：將軍

一點忠義之心，與天地均同，神明必相護佑，他日生當封侯，死當廟食，决無疑慮。只是將軍一生命薄，不得全美。宋江告道：我師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終？羅真人道：非也。將軍亡必正寢，屍必歸墳，只是所生命薄，爲人好處多磨，憂中少樂，得意濃時，便當退步，勿以久戀富貴。宋江再告我師：富貴非宋江之意，但只愿的弟兄常常完聚，雖居貧賤，亦滿微心，只求大家安樂。羅真人笑道：大限到來，豈容汝等留戀乎？宋江再拜，求羅真人法語。羅真人命童子取過紙筆，寫下八句法語，度與宋江。那八句説道是：忠心者少，義氣者稀。幽燕功畢，明月虛輝，始逢冬暮，鴻雁分飛，吳頭楚尾，官祿同歸。

宋江看畢，不曉其意，再拜懇告：乞我師金口剖决，指引迷愚。羅真人道：此乃天機，不可泄漏，他日應時，將軍自知。夜深更静，請將軍觀内暫宿一宿，來早再與拜會。貧道當年寢寐未曾還的，再欲赴夢去也，將軍勿罪。宋江收了八句法語，藏在身邊，辭了羅真人，來觀内宿歇。衆道衆接至方丈，宿了一宵。次日清晨，來參真人。其時公孫勝已到草　　。裏了，羅真人叫備素饌齋飯相待。早膳已畢，羅真人再與宋江道：將軍在上，貧道一言可稟。這個徒弟公孫勝，俗緣日短，道行漸長，若今日便留下在此伏侍貧道，却不見了弟兄往日情分。從今日跟將軍去幹大功，如奏凱還京，此時方當徒弟相辭，却望將軍還放。一者使貧道有傳道之人，二乃免徒弟老母倚門之望。將軍忠義之士，必舉忠義之行，未知將軍雅意，肯納貧道否？

宋江道：師父法旨，弟子安敢不聽？况公孫勝先生與江第兄，去住從他，焉敢阻當？羅真人同公孫勝都打個稽首道：謝承將軍金諾。當下衆人拜辭羅真人，羅真人直送宋江等出卷相别。羅真人道：將軍善加保重，早得建節封侯。宋江拜别，出到觀前，所有乘坐馬疋在觀中喂養，從人已牽在觀外伺侯。衆道士送宋江等出到觀外相别。宋江教牽馬至半山平坦之處，與公孫勝等一同上馬，再回薊州。有詩爲証：兵隙乘驂訪道流，紫虛仙觀白雲稠。當壇乞得幽玄語，楚尾吳頭事便休。

宋江等回來，一路無話。早到城中州荷前下馬。黑旋風李逵接着，説道：哥哥去望羅真人，怎生不帶兄弟去走一遭？戴宗道：羅真人説你要殺他，好生怪你。李逵道：他也奈何的，我也勾了。衆人都笑。宋江入進衙内，衆人都到後堂。宋江取出羅真人那八句法語，遞與吳用看詳，不曉其意。衆人反復看了，亦不省的。公孫勝道：兄長，此乃是天機玄語，不可泄漏，收拾過了，終身受用，休得只顧猜疑師父法語。過後方知宋江遂從其説，藏於天書之内。

自此之後，屯駐軍馬，在薊州一月有餘，並無軍情之事。至七月半後，檀州趙樞密行文

書到來，說奉朝廷敕旨，催兵出戰。宋江接得樞密院劄付，便與軍師吳用計議，前到玉田縣，合會盧俊義等，操練軍馬，整頻軍器，分撥人員已定，再回薊州，祭祀旗纛，選日出師。聞左右報道：遼國有使來到。宋江出接，　　是歐陽侍郎，便請入後堂，叙禮已罷，宋江問道：侍郎來意如何？歐陽侍郎道：乞退左右。宋江隨卽喝散軍士。侍郎乃言：俺大遼國主好生慕公之德，若蒙將軍慨然歸順，肯助大遼，必當建節封侯，此乃小事耳，全望早成大義，免俺遼主懸望之心。宋江答道：這里也無外人，亦當盡忠告訴。侍郎，不知前番足下來時，衆軍皆知其意，內巾有一半人不肯歸願。若是宋江便隨侍郎出幽州，朝見郎主時，有副先鋒盧俊義，必然引兵追趕；若就那里城下廝併，不見了我弟兄們日前的義氣。

我今先帶些心腹之人，不棟那座城子，借我躲避。他若引兵趕來，知我下落，那時却好回避他。他若不聽，却和他廝併，也未達。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時，他軍馬回報東京，必然別生支節。我等那時朝見郎主，引領大遼軍馬，却來和他廝殺，未爲晚矣。歐暢侍郎聽了宋江這一席言語，心中大喜，便回道：俺這里檠靠霸州，有兩個隘口，一倜喚做益津關，兩邊都是險峻高山，中間只一條驛路，一個是文安縣，兩面都是惡山，過的關口便是縣治。這兩座去處，是霸州兩扇大門，將軍若是如此，可徃霸州躲避。本州是俺遼國國舅康里定安守把，將軍可就那里與國舅同住，　　看這里如何？宋江道：若得如此，宋江星夜使人回家，搬取老父，以絶根本。侍郎可暗地使人來引宋江去。只如此説，今夜我等收拾也。

歐陽侍郎大喜，別了宋江，出衙上馬去了。未知行止真僞。

有詩爲旣遼國君臣性持休，説降剛去又還來。宋江一志堅如鐵，翻使謀心漸漸開。

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、吳用、朱武到薊州，一同計議智取霸州之策。下來便見宋江酌量已定。盧俊義領令去了。吳用、朱武暗暗分付衆將，如此如此而行。宋江帶去人數，林冲、花榮、朱仝、劉唐、穆弘、李逵、樊瑞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、吕方、郭盛、孔明、孔亮共計一十五員頭領，止帶一萬來軍校，撥定人數，只等歐陽侍郎來到，便行。望了兩日，只見歐陽侍郎飛馬而來，對宋江道：俺大遼國主知道將軍實是好心的人，旣蒙歸順，怕他宋兵做甚麽？他大遼國有的是漁陽突騎、上谷雄兵相助。你旣然要取老父，不放心時，且請在霸州與國舅作伴，俺　　差人去取令大人未遲。宋江聽了，與侍郎道：愿去的軍將，收拾已完備，幾時可行？歐陽侍郎道：則今夜便行，請將軍傳令。

宋江隨卽分付下去，都教馬　　鑾鈴軍卒，銜枚疾走，當晚便行。一面管待來使。

黃昏左側，開城西門便出。歐陽侍郎引數十騎在前領路，宋江引一支軍馬，隨後便行。約行過二十餘里，只見宋江在馬。上猛然失聲叫聲苦，也，說道：約下軍師吳學究同來歸順大遼郎主，不想來的慌速，不曾等的他來，軍馬慢行，　　快使人取接他來。

當時已是三更左側，前面已到益津關隘口。歐陽侍郎大喝一聲開門！當下把關的軍將開放關口，軍馬人將，盡數度關，直到霸州。天色將晚，歐陽侍郎請宋江入城，報知國舅康里定安。原來這國舅是大遼郎主皇后親兄，爲人最有權勢，更兼膽勇過人，將着兩員侍郎，守住霸州。一個喚做金福侍郎，一個喚做葉清侍郎。聽的報道宋江來降，便教軍馬且在城外下寨，只教爲頭的宋先鋒請進城來。歐陽侍郎便同宋江入城，來見安定國舅。國舅見了宋江，一表非俗，便乃降階而接，請至後堂，叙禮罷，請在上坐。宋江答道：國舅乃金枝玉葉，小將是投降之人，怎消受國舅殊禮，重待宋江，將何報答？安定國舅道：多聽得將軍的名傳寰海，威鎮中原，聲名聞於大遼，俺的國主好生慕愛，必當重用。

宋江道：小將比領國舅的福蔭，宋江當盡心報答郎主大恩。安定國舅大喜，忙叫安排慶賀筵宴，一面又叫椎牛宰馬，賞勞三軍。城中選了一所宅子，教宋江、花榮等安歇，方纔教軍馬盡數入城屯扎。花榮等衆將都來見了國舅等衆多番將，同宋江一處安歇已了。宋江便請歐陽侍郎分付道：可煩侍郎差人報與把開的軍漢，怕有軍師吳用來時，分付，便可放他進關來，我和他一處安歇，作夜來的倉卒不曾等候的他。我一時與足下只顧先來了，正忘了他軍情主事，少他不得。更兼軍師文武足備，智謀並爲，六韜三略，無有不會。歐陽侍郎聽了，隨即便傳下言語，差人去與益津、開、文安縣二處把關軍將說知：但有一個秀才模樣的人，姓吳名用，便可放他過來。

且說文安縣得了歐陽侍郎的言語，便差人轉出益津關上，報知就裏，說與備細。上關來望時，只見塵頭蔽日，土霧遮天，有軍馬奔上關來，把開將士准備檑木砲石，安排對敵。只見山前一騎馬上，坐着一人秀才模樣，背後一僧一行，却是行脚僧人行者。隨後又有數十個百姓，都起上關來。馬到關前，高聲大叫：我是宋江手下軍師吳用，欲待來尋兄長，被宋兵追趕得　　，你可開關救我。把關將道：想來正是此人。隨卽開關，放入吳學究來。只見那兩個行脚僧人、行者也挨入開關，上人當住，那行者早撞在門裏了。和尚便道：俺兩箇出家人，被軍馬趕的　　，救咱們則箇。把關的軍定要推出關去。那和尚發作，行者焦燥，大叫道：俺不是出家人，俺是殺人的大歲魯智深、武松的便是。

花和尚輪起鉄禪杖，欄頭便打。武行者掣出雙戒刀，就便殺人，正如砍瓜切菜一般。那數十個百姓，便是解珍、解寶、李立、李雲、楊林、石勇、時遷、段景住、白勝、郁保四。這夥人早奔開裏，一發奪了開口。盧俊義引着軍兵，都趕到關上，一齊殺入文安縣來。把關的官員，那里迎敵的住，這夥都到文安縣取齊。似此以僞亂真，有詩爲証：僞計歸降妙莫窮。便開城郭縱奸雄，公明反諜無端罵，混殺腥羶頃刻中。

却説吳用飛馬奔到霸州城下，守門的番官報入城來。宋江與歐陽侍郎在城邊相接，便教引見國舅康里定安吳用説道：吳用不合來的遲了些個。正出城來，不想盧俊義知覺，直趕將來，追到關前。小生今入城來，此時不知如何？

又見流星探馬報來，説道：宋兵奪了文安縣軍馬，殺近霸州。定安國舅便教點兵出城迎敵。宋江道：未可調兵，等他到城下。宋江自用好言招撫他，如若不從，却和他廝拼未遲。

只見探馬又報將來，説宋兵離城不遠。定安國舅與宋江一齊上城看望，見宋兵整整齊齊，都擺列在城下。盧俊義頂盛挂甲，躍馬横鎗，點軍調將，耀武揚威，立馬在門旗之下，高聲大叫道：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來！宋江立在城樓下女墻邊，指着盧俊義説道：兄弟，所有宋朝賞罰不明，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我已順了大遼國主，汝可回心，也來幫助我，同扶大遼郎主，不失了梁山許多時相聚之意。盧俊義大罵道：俺在北京安家樂業，你來賺我上山，宋天子三番降詔招安我們，有何虧負你處？你怎敢反背朝廷？你那黑矮無能之人，早出來打話，見個勝敗輸贏。宋江大怒，喝教開城門，便差林冲、花榮、朱仝、穆弘四將齊出，活拿這廝。盧俊義一見了四將，約住軍校，躍馬横鎗直取，四將，全無懼怯。

林冲等四將聞了二十餘合，撥回馬頭，望城中便走。盧俊義把鑰一招，後面大隊軍馬，一齊趕殺入來。林冲、花榮占住吊橋，回身再戰，詐敗佯輸，誘引盧俊義槍入城。中背後三軍，齊聲納喊，城中宋江等諸將一齊兵變，接應入城，四方混殺，人人束手，箇箇歸心。定安國舅氣的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，與衆等侍郎束手被擒。宋江將引軍到城中，諸將都至州衙内來，參見宋江。宋江傳令，先請上定安國舅，并歐陽侍郎、金福侍郎、葉清侍郎，並皆分坐，以禮相待。宋江問説道：汝遼國不知就裏，看的俺們差矣。我這夥好漢，非比嘯聚山林之輩，一箇箇乃是列宿之臣，豈肯背主降遼，只要取汝霸州，特地承此機會，今已成功。國舅等請回本國，切勿憂疑，俺無殺害之心。但是汝等部下之人，并各家老小，俱各還本國。

霸州城子已屬天朝，汝等勿得再來爭執，今後刀兵到處，無有再容。宋江號令已了，將城中應有番官，　　數驅遣起身，隨從定安國舅都回幽州。宋江一面出榜安民，令副先鋒盧俊義將引一半軍馬回守薊州。宋江等一半樞密得了霸州。趙安撫聽了大喜，一面寫表申奏朝延。

且說定安國舅與同三箇侍郎，帶領衆人，歸到燕京，來見郎主，備細奏說宋江詐降一事，因此被那夥蠻子占了霸州。大遼郎主聽了大怒，喝罵：歐陽侍郎，都是你這奴婢佞臣，徃來搬鬥，折了俺霸州　　要的城池，教俺燕京如何保守？快與我拿去斬了。班部中轉出兀顏統軍啓奏道：郎主勿憂，量這廝何須國主費力，奴婢自有個道理，且免斬歐陽侍郎，若是末江知得，反被他耻笑。大遼國主准奏，赦了歐陽侍郎。

再說兀顏統軍如何收伏這蠻子，恢復城池。只見：兀顏統軍奏道：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將軍、十一曜大將，前去布下陣勢，把這些蠻子一鼓兒平收。說言未絶，班部中　　轉出賀統軍前來，奏道：郎主不用憂心，奴婢自有箇見識。常言道：殺鷄焉用牛刀，那里消得正統軍自去，只賀某聊施小計，教這一夥蠻子死無葬身之地。郎主聽了大喜道：俺的愛卿，愿間你的妙策。賀統軍啓口摇舌，說這妙計，有分教：盧俊義來到一個去處，馬無料草，人絶口糧，直教三軍人馬幾乎死，一代英雄咫尺休。畢竟賀統軍對郎主道出甚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李載贊曰：歐陽侍郎不特忠於大遼郎主，抑且忠於宋公明兄弟，特是信得宋公明大過耳，不可便以成敗論他。

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八十五